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三目次

寓賢

唐虞

許由

春秋

伍子胥員　辛研

越大夫范少伯蠡

漢

吳羌　錢元茂林

袁衛尉忠 子秘附 大尉施君子延

蔡伯喈邕 許司徒靖

陸仲芳瑜 桓文林曄

孔潛

晉

臨海太守朱汎 許玄度詢

戴安道逵 王逸少羲之

孫承公統 弟盛子騰登曾孫康附 右軍長史孫典公綽

東陽太守阮思曠裕 中軍將軍殷深源浩

秘書監孫安國盛 子潜 放附

宋齊梁陳

孔彥深淳之　尚書令何子季胤

劉孝標峻　庾肩吾

辛文達普明　散騎常侍江文通淹

中書侍郎裴幾原子野

唐

吳直節筠　歙州刺史陸介參佐

烏程尉榆鼂　丁翰之飛

陸鴻漸羽　　　虞部員外郎顧垂象雲

五代

工部侍郎章仁肇

宋一

王邠公彥超　　　四川助教潘道遥閱

徐希顏復　　　商瑗

御史錢安道顗　　　太常卿江子我端友

衍聖公孔端友 子玠從弟傳附　　　中書舍人呂居仁本中

王子安用亨　　　刑部尚書胡少汲直孺

中書舍人朱新仲翌　　侍講尹彦明焞
吏部尚書蔣仲遠猷　　宰相趙元鎮鼎
參知政事陳去非與義　　鄂王岳鵬舉飛
蘄王韓良臣世忠　　參政殿學士韓以夫肖胄
國子祭酒邵民望知柔　　太尉李君錫顯忠
温州通判曾伯常惠　　翰林學士范元長冲
御史中丞常子正同　　禮部尚書顏長道復
環衛上將軍孟載五世孫佐喜附　　安定郡王趙表之令衿子附
龍圖閣學士趙子晝　　秘書監朱新仲翌

兩浙名賢錄卷五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五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長水屠懋昭用明氏閱

寓賢

唐虞凡一人

許由

許由潁川陽城人寓武林山稽留峯其遺跡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箕山有許由冢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蓋由常游

覽於此故借其所隱以名云

春秋 凡三人

伍子胥員

伍員字子胥楚人父奢爲太子建傅平王爲建取婦於秦而美少傅費無忌勸平王自取之别爲建取婦而使守城父備邊兵無忌不自安竊恐平王一旦卒太子建立將殺己由是日譖太子建以秦女故與太傅奢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怒召奢囚之而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太子亡奔宋無忌又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

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王遂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
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
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
二子去俱死無益且使父讐不報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恥毋徒俱滅爲也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
耳爾去矣爾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就執員遂脫
身走與太子建之子勝奔於吳未至中道疾作吹簫乞
食於市當是時吳王僚方强公子光爲將以伐楚拔其

鍾離居巢而歸員因公子光求見吳王因說之曰伐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伍員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員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今嚴之胥村其故跡也公子光卒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乃召員爲行人與謀國事三年乃興師與員伯嚭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將子常敗走於鄭員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昭王出奔員求昭

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爲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求救於秦秦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之復來也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楚用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後五年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死太子夫差

立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吳王將許之員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與越平未幾謀與師伐齊員復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吊死問孤其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且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吳王不聽伐齊大破齊師以歸由是益疏子胥之謀太宰嚭既與員有隙乘間日夜

讒員於呉王呉王信之乃使使賜員屬鏤之劍以死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呉人憐之乃於員故所嘗地立祠祀之命其村曰胥村在縣城西四十里

辛浙

辛浙一名計然老子弟子爲范蠡師作文子數十篇寓居禺山呉輿志云禺山禹十二代孫帝禹所居故名武康志云禺山一名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籌筭於此山下有計村其族至今猶盛

越大夫范少伯蠡

范蠡字少伯楚人嘗寓居嘉興倜儻有深謀事句踐撫循士民訓治兵革越王用其計叅吳卒報會稽之耻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於是乘扁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畊於海畔父子戮力致産數千萬其後辭齊相閒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今嘉興城中范蠡湖其昔所游息處也有像在金明寺中

漢共一十人

吳苲

吳苲不知何郡人漢平帝時隱居哊作世無所慕王莽居攝天下大亂苲携妻子隨梅福東隱於吳門後徙烏程餘不鄉以溪南山水紆鬱遂避跡焉人因名其所居曰吳苲山

錢元茂林

錢林字元茂徐州人建平中爲諫議大夫後王莽專政棄官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梓山之東穿菴造村背山臨流子孫因家焉今長興吉祥鄉有陂門里或古平望

鄕也其後子孫繁衍晉宋齊梁間多顯宦遂爲邑中之著姓云

袁衞尉忠子秘附

袁忠汝陽人安玄孫也與同郡范滂爲友同陷黨獄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葦舟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亂弃家隱於上虞後徵爲衞尉未至卒子秘擊黃巾賊戰死詔旌其門時同死者七人號爲七賢

太尉施君子延

施延字君子沛國蘄人寓海塩明五經旁通星官風角

家貧賃作半遷亭食其力以養母人不識也山陰濮敷為吳郡督郵過亭延酒掃道上敷知其賢下車謝之推食解衣與之錢不受順帝初徵拜侍中位至太尉

蔡伯喈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漢靈帝時為議郎上封事忤中常侍邕與家屬髡鉗徙朔方會赦還王甫弟智守五原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禮智恨之誣以怨謗邕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椽竹取以為笛吹之聲韻奇絕又書曹娥碑陰人字云黃絹幼婦外

孫鏊曰即其時也

許司徒靖

許靖汝南人舉孝廉與從兄邵俱有人倫臧否之鑒董卓之亂去隱會稽後仕蜀累官太傅司徒

陸仲芳瑲

陸瑲字仲芳毘陵人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皆精辟主簿視事旬日即謝病隱會稽以終

桓文林曄

桓曄字文林龍亢人榮之五世孫也仕郡爲功曹舉孝

庶方正皆不應初平中避地會稽止故魯相鍾離意舍越人化其節閭里不爭訟太守王朗給服食牛羊悉不受

孔潛

孔潛魯人宣聖十七代孫漢末爲太子少傅世亂解官避地會稽遂世爲郡人孔道隆孔覬皆其後也

晉 共十五人

臨海太守朱洸

朱洸漢沛國朱雲之後晉大興中爲臨海太守有政聲

秩滿居蕭墟村遂爲義烏人曾孫幼事齊遷揚州刺史有功人歌之曰朱幼護江東人安盜賊空自有傳

許玄度詢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父皎爲會稽內史遂家焉詢有才藻善屬文能清言與太原孫綽齊名隱居不仕徵爲朝議郎不就築室永興之南山蕭然自致乃號其岫曰蕭然山一時名士無不傾慕劉惔嘗曰清風朗月輒思玄度後終於剡山

戴安道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不樂當世以剡多名山因居剡焉博學好談論善屬文以禮度自閑深以放逸為非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耶孝武時累召辟又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返上疏請絕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為尚書僕射復請為國子祭酒竟不至

王逸少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人司徒導之從子也少有美譽朝

廷公卿皆愛其材器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居京師初渡浙江見會稽有佳山水卽有終焉之志時孫綽許詢支遁輩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修禊山陰之蘭亭觴咏竟日自爲序書之爲古今勝事晉祚中替重以敦峻鼓亂羲之自負經濟知時事不可爲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誓不復仕遂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嘗遺謝萬書有曰古之

辟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養逸遂其宿心豈非天幸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敦厚退讓彷彿萬石之風志願畢矣子七人徽之操之獻之最著名留家山陰遂世爲山陰人

餘姚令孫承公統 弟盛子騰登曾孫康附

孫統字承公中都人馮翊太守楚之孫也與弟綽及從弟盛避亂過江家於會稽性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爲

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屑碎務縱意山水間[illegible]寄名[illegible]後爲餘姚令縣内大治卒於官子騰以博學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善名理注老子仕至尚書郎盛著晉春秋曾孫康嘗映雪讀書仕至御史大夫

右軍長史孫興公綽

孫綽字興公與兄統皆博學善屬文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又嘗著天台山賦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内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桓溫欲移都洛陽朝議不敢異綽獨上疏溫不

祝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國家事耶綽少以文才著稱於時温王郗庾諸公薨必綽文然後刊石

東陽太守阮思曠裕

阮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僑居剡縣累辟不就郎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後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皆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也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聊自資耳年六十三卒葬剡山子寧孫萬齡世居剡

並列顯位、永初末萬齡以侍中解職東歸稱爲一代高

士自有傳、

中軍將軍殷深源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善玄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公府辟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於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皆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元初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

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溫和同不宜內搆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至山桑爲姚襄所敗浩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桓溫上疏乞正其罪竟坐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雖被放黜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浩

甥韓康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故吏顧悅之上疏頌其寃詔追復浩本官

秘書監孫安國盛 子潛放附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父恂潁川太守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家於會稽及長博學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

論對食畜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令而復暖者數四王
濛志食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佐著作郎歷官廷尉
正桓溫伐蜀以盛爲參軍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
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
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之服其高名而
不之劾盛與溫牋詞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
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
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
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
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
乃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戸事、其子遽
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
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
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
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
多有不同、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官豫章太守、放字
齊莊、稱令慧、終長沙相、

孔彥深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君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關其主

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無徑唯牀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莫知所在

尚書令何子季胤

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乃賣園宅弃官去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人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

高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不起有勅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皆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及卒簡文帝爲志其墓

劉孝標峻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於金華紫薇岩講授生徒作山棲志及撰類苑一百二十卷靈岩古刹即其故宅也

庾肩吾

庾肩吾新野人南齊庾信之父隱居天台信留周雖致通顯每多鄉關之思故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有云步檄真人天台遁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鶴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盖頌父也

辛文達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僑居山陰少就闞康之受學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圍柩蚊甚多通夕不寐普明處之怡然及葬鄉人高其行爭以金贈後至者不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葬貲已足豈可利餘贈邪豫章王嶷領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散騎常侍江文通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

猷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心於文章起家南徐州從事歷官建平王景素府主簿遷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鵞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筆也齊受禪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歷遷中書侍郎兼御史中丞彈劾不避中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

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鄴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剌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秘家寓於承典今江寺其故宅也未幾卒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惟退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鄴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中書侍郎裴幾原子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松之之曾孫少好學善屬文居父喪廬墓有白兎白鳩馴擾其側爲諸暨令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宋史未成而卒子野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

黄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又勑掌中書詔誥時虜遠邊有白題及滑遣使由良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大舉北伐勑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覽者無不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子野在禁省十餘年

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給之寓居吳興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惟以教誨為本子弟祇奉若嚴君中大通二年卒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常侍特賜謚貞子及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也

唐 共七人

吳直節筠

吳筠字直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

性高頗不耐浮沉於時去居南陽衡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文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召見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論三篇每有開陳皆闡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山已而兩京江淮盜賊蠭起因東入會稽居剡大曆中卒弟子私諡爲宗元先生

欽州刺史陸公佐參

陸參字公佐吳郡人蚤孤與兄慇居於會稽有隱出奉

率子弟耕汲於其中罔修桑門之法積澤人事貞危衆
兄既歿始爲宗姻士友所強慨然有應知己之心躍試
佐環衛歷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裏行佐黔中又以殿
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凡四居憲職介二方伯皆著
直聲休利邦人宜之徵拜祠部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
參爲人器度夷遠同心定交造次以之從事親仁發於
肺腑文章弘朗有作者風貞元十八年寢疾於背卒於
洛陽年五十有五

烏程尉驗兒

喻凫南昌人其先遭亂遷徙不常開成中凫登進士第以詩名於時彼家睦州嘗與方干賦詩凫遷仕至烏程尉有詩一卷行於世

丁翰之飛

丁飛字翰之濟南人讀老莊書善養生術居錢塘龍泓洞左陸龜蒙嘗詣龍泓見其綸巾布裘貌古意淡好古文樂府歌詩意其有道者因問其年曰七十二年矣後十四年道士葛忝寂爲陸言飛毛髮不衰氣力益壯啄導灌溉皆自執綆缶升高望遠不啻履平地又作細字

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靜取琹彈弄少睡寡言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陸龜蒙爲作錢唐丁隱君歌而序其事如此

陸鴻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

以譬之又使牧牛三十刻漸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放犂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使雉草莽當其記文字憎憎若有遺過目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歷爲優人作詼諧數十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刻伶師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遂廬大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

令之撰與父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

貞元末卒性嗜茶著茶經三篇

虞部員外郎顧垂象雲

顧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珪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駢度之與退居霅川杜門著書後宰相杜黃裳奏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韓渥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

五代凡一人

工部侍郎章仁肇

章仁肇，浦城人，仕後周，爲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兼權武將軍，有功於時。廣順中，徙居桐廬定安鄉之夾石，盡斂鋒芒，居仁行義，鄉人敬服之。宋季有名仁木者，其裔孫也，擅詩名，號小客星，有詠甌文觀海集行於世。張壬符弔之曰：雲外客星落江頭，桐樹洞有文詠早甌，無祿佐清朝，觀海聲名大冏天，志虛銷，孀妻與孤子，仍舊尾蕭讀。今居梧村者，皆其流裔也。

朱一 共六十三人

王邠公彥超

王彥超本臨清人徙居義烏之鳳林少事後唐歷晉至周顯德中累官永興軍節度移鎮鳳翔宋初與太祖有舊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街仗事太宗封邠國公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遂乞致仕初彥超自節鎮來朝與郭崇義等侍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久臨劇鎮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即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乞歸丘園臣之願也郎日解官時議以此許之彥超姊戒諸

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必無陰德以及汝胄勉為善事以自庇卒年七十三宋史贊曰彥超起自戎伍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

四川助教潘逍遙閬

潘閬字逍遙大谷人寓居錢塘通易詩春秋尤以詩知名落魄不羈所交游者皆一時豪傑盧多遜欲立秦邸閬預其謀後太宗登極事敗兵環多遜宅閬匿隣家複壁中剃鬚髮衣僧衣五更持磬出宜秋門得逸去朝廷

下諸路圖像捕之、或說曹彬曰、朝廷捕潘閬甚急、閬亦豪邁士、竄伏既久、欲逭死地、稍裂網、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何不奏朝廷弛捕、或以一小官召出、亦羈縻之術也、彬然之、爲具疏以奏、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後卒於泗、

徐希顏復

徐復字希顏、一字復之、莆田人、後游吳、因家杭州、郡將至必先加禮、而復未嘗至公門、范仲淹守杭、數就復訪問、禮重之、復有所占候、多奇中、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

與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説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强君德問西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乙守中宫宜内不宜外帝善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乙主客立成曆洪範論帝欲官之固辭留復監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年幾八十卒沈文通守杭牓其居曰高士坊

商瑗

商瑗其先汴人、流寓西夏、爲都知兵馬使、嘉祐六年、因奉使歸宋、奏獻密事、上嘉其義、賜地於浙之淳安以居、郎今遠源之芝山也、子孫因家焉、以蔭補官者三世、

御史錢安道顗

錢顗字安道、無錫人、熙寧間由烏程令召爲御史裏行、時王安石初行新法、上疏論安石歷官以來、莫不日尊尚堯舜、遂致公輔、今乃首以財利之說、言行乖戾、剛狠自用、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反有畏避安石之志、

更相稱譽以固榮寵安石大怒貶監衢州鹽稅將出臺謂侍御史孫昌齡曰君奴事安石以得御史亦當少念報國君爲美官自以爲得策郎我視君犬彘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在衢數年好游泉石多記詠後徙家秀水家貧親老丐貸親舊以給朝餔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

太常卿江子我端友

江端友字子我陳留人博學能詩與呂居仁相唱和以元祐黨家居不仕亦不娶隱居封丘門外靖康初丞相

吳敏薦之以爲承務郎諸王宮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被黜避亂渡江寓居桐廬之蘆茨㶚七里先生後爲太常少卿所著有七里先生自然庵集七卷行於世

衍聖公孔端友　子玠從弟傳附

孔端友孔子四十八代孫也建炎初襲封息躋南渡因家於衢後子玠嗣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家廟賜田五頃以奉烝嘗玠從弟傳字世文御史中丞道輔之後與玠同至衢後守臨川時建昌軍亦累招降皆不受必欲見傳爲信傳挺然往諭叛兵以平凡南渡後朝學

皆傳所請所著有續白氏六帖續尹植文樞紀要東家
雜紀杉溪集及道輔擊蛇笏藏於家

中書舍人呂居仁本中

呂本中字居仁河南人紹興初登進士第仕至中書舍
人寓居桐廬之蘆茨源詩學黃山谷而主於自然號紫
微法世稱為大東萊先生與江子我多唱和嘗作江西
傳衣詩派圖列陳無己而下二十五人為法嗣謂皆出
於山谷云平生因詩以寤統詩而漪清癯如不勝衣有
孟浩然跨驢之風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處之裕如卒賜

諡文清、

王子安用亨

王用亨字子安開封人、寓崇德、第進士、調尉盩厔、學如舉子時、手抄口誦、至忘寢食、試博學宏詞科、與倪思爭衡、高科顯仕、多出其門、分教襄陽、以根柢之學、表率宋類、一時以爲人師、

刑部尚書胡少汲直孺

胡直孺字少汲、高安華林人、紹聖間擢進士、爲編修、嘗救元祐黨禍、累遷工部尚書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洪州、

率兵禦金人於營丘斬首千餘級已而兵潰見執在虜中聞京城失守大慟不已虜欲立異姓死爭之久得歸欽宗撫諭曰孤城久閉天下兵至者獨卿與張叔夜耳及張邦昌僭號歎曰吾豈事僞主耶高宗即位奔赴行在上疏請益虔吉戍兵改刑部尚書封開國伯奉勅治會稽攢宮因留家焉未幾卒葬雲門白水塘有西山老人集行世

中書舍人朱新仲翌

朱翌字新仲龍舒人政和間登進士第時人諱言詩翌

獨沉涵六義思繼作者南渡後爲中書舍人掌書命文章浸顯於朝忤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旣而放歸詩益老文益奇寓居桐廬愛茨盧山水遂闢地家焉所著有瀟山集若干卷

侍講尹彥明焞

尹焞字彥明本洛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

終身不就舉靖康初用种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
號和靖處士及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蘇劉豫
以兵劫焞焞抗辭不屈夜徒步渡渭潛去紹興八年除
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每當講日前一夕必沐浴更
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高宗嘗語叅
政劉大中曰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
成人亦見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留侍經筵復除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極論和議之非又以書切責秦
檜尋乞致仕其婿邢純迎養於越居二年而卒因葬焉

所著有和靖文集十卷、

吏部尚書蔣仲遠猷

蔣猷、字仲遠、丹陽人、避寇寓居、㫖國、徽宗朝積遷中書舍人、權御史中丞、遇事敢言、有直聲、故事內侍省隸六察、崇寧中宦者竊弄詔旨、奏免所隸、猷疏駁正之、又言范之才使淮南、出鬻事宜坐狂妄、趙良嗣除虜後必誤國、東南應奉花石今十年、皆人權倖願速罷之、不報、後爲吏部尚書、欽宗即位、責貶童貫、貫時侍徽宗總兵衛東廷、猷持詔諭、立解兵改知明州、到官數月、以不善應

奉祠罷未幾卒葬於蓬萊鄉

宰相趙元鎮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河南洛陽令權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力持不可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遂卜居衢州又兩詔求直言論罷王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

大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
征頤浩以爲不可頤浩惡其異已除知平江府移知洪州
召拜叅知政事爲朱勝非所忌除爲知樞密院用陝宣
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
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尋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獨鼎勸上親征命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
移兵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

儀鎮捷音既至車駕已至平江下詔辭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帝爲止不行適有自江上來者云北兵大集人始服鼎之先見時張浚又廢鼎言浚可大用乃召除知樞密院事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

軍馬劉豫復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聞以爲憂乃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劉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遇大破之鼎命沂中趣合肥以應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

駭後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拔寨遁去浚在江上

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鼎言擒豫固易耳然

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而罷

之恐人心不安浚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未幾浚以罪去位乃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時淮西警至臺諫俱以

無備為言鼎曰行朝擁兵六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

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既再相或議其

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

若復加攻砭益傷元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濮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千數上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鼎嘗關和議與秦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之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始張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

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與，與至越，

丐祠，檜惡其過己，徙知泉州，復令言官論與嘗受張邦

昌僞命，謫官居興化，論者不已，潮州安置，移吉陽軍，與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居吉陽三年，故吏皆不

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

具存亡申，與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無患矣，尤有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

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

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葬於常山縣北二十五里，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附廟，以鼎配享，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率多其視草，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首稱云

參知政事陳去非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兒時已有文名，政和初上舍甲科，宣和中，徽宗見其賦墨梅詩，遂登冊府，歷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紹興間，掌內外制，參知政事，以任道德、尊主威、振紀綱爲務，乞外，除資政殿學士，復知湖州，

卜居崇德青墩鎮與義不妄言笑接人甚和而中不可犯薦士不使人知爲詩體物寓興與陶謝韋柳相上下崇寧後風雅幾廢與義獨以詩名中興有簡齋集二十卷行於世

鄂王岳鵬舉飛

岳飛字鵬舉相之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呉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遂涅四大字於

背以自矢曰盡忠報國應宣撫劉韐募平劇賊陶俊以
智勇稱從解東京圍功多遷秉義郎隷留守宗澤戰開
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材藝古良將不能
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法飛曰陣而後戰兵
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
書數千言以越職奪官歸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士補武經從王彥渡河拔新鄉轉戰至於太行禽其酋
補英州刺史兀朮趨杭州飛要擊之至廣德六戰皆捷
駐軍鍾村軍無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

曰岳爺爺兵爭來降附兀术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橫屍十五里兀术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大破之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詔討戚方平之紹興元年與張俊同討李成敗其將馬進進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繡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追斬進成走降僞齊江淮平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都統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與楚賊曹成相繼起百姓倔擾飛以大前

平之時虔吉盜連兵寇掠閩廣諸郡帝乃專命飛岳旗
所指擒捕無不立掃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授神武後軍都統制仍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時偽齊
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以及信陽
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
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除兼荊南鄂岳州
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疾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
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抵郢州一戰而斬僞將京超遂復郢遣張憲復隨遂趨襄陽成敗夜走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加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殺賊將高仲復其城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

國使移屯鄂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以王師攻水寇則難以水寇攻水寇則易遂因敵用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八月而楊么平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爲沿江冠詔兼蘄黄制置使加檢校少保進封公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命王貴等攻虢州下之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引兵至長水再戰皆捷中原響應時僞齊屯兵窺唐

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乃召貴等還七年入見數陳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於此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

間廢遂詐作蠟書言劉豫同謀誅兀朮以疑之兀朮得
書果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
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會和議定金遣使將歸河南
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
後世譏檜銜之尋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
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
力辭謂今日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
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會
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

入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無何而金人攻拱亳劉琦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又遣王貴等分布京洛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住偃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

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去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壁以待王師李通胡清輩復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

胥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
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盤焚
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
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衂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
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且其將
領多密受飛旗牓自北來降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
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
日進兵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

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浚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百姓遮馬痛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

帝問之飛拜謝而已明年諜報金分道入淮飛請合諸帥兵破敵師至盧州金兵望風而遁和議既決檜以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浚已至而飛獨後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因請還兵柄部同張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謂金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

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還樞柄、遂以祠罷、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遂以深文雜定之、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其貲、徙家嶺南、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
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性至孝
家無姬侍吳玠飾名姝進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
樂時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飲遂
絶不飲嘗撫士卒能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
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
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
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初帝爲飛營

第飛辭曰寇未滅何以家為遂賜第於錢塘門內即今之臬司也飛死時一女甫及笄聞變抱銀瓶墜井而死杭人憐之立祠井上題其額曰銀瓶烈女祠飛墓在棲霞嶺下墓上古樹枝至今皆南指識者以為忠義所感云孝宗初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諡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長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戰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為諸將先襄漢之平功在第一飛不

旨踰年銓曹辯之始還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薦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薦則薦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椎與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躐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終左武大夫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原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

蘄王韓良臣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鷙猛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鄜州隸赤籍挽強馳射橫刀而前敵無堅陣當時稱爲驍將果積功至三公如日者言其事悉本傳中先是帝在錢塘世忠由海道赴行在適苗傅劉正彥反張浚在平江議討亂聞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俱生遂發平江至秀州而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

師次臨平賊衆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以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尤甚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即勒兵追賊至漁梁驛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帝手書忠勇二

率精騎以躡兀朮黃天俊會鄧開諸將稍歸之遂復使
爭金宗勸自鄂岳韓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
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守鎮江既而兀朮
分道渡江諸屯皆敗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
忠乃駐軍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
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而世忠軍已先屯焦山
寺兀朮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
兵終不得濟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
聽撻懶在濰州遣孛堇太乙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

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會閩人有獻謀者，令鑿大渠，一夕遁去。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由是威名大震，金人不敢犯。及金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

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鎭江世忠乃力言和議之非章數十上金卒渝盟如世忠言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樞密使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因乞骸骨得祠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奴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改潭國公進封咸安郡王未幾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廷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

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頗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忠獨攖檜怒不惜也力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目瞑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

資政殿學士韓以夫肖胄

韓肖胄字以夫相州安陽人忠獻公琦之曾孫以蔭補承務郎條奏戰守計千餘言歷官刑部侍郎先比使人

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僩寓居於越事母以孝聞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諡元穆

國子監祭酒邵民望知柔

邵知柔字民望建之浦城人紹興間歷官國子祭酒以直龍圖閣奉祠寓居西安城東之菱塘舍側有古木輪囷離奇曲卧塘上知柔因繫小舟扁曰野航日夕吟詠其中遂題其詩曰野航集

太尉李君錫顯忠

李顯忠字君錫本名世輔綏德青澗人初爲鄜延路兵馬紹興中自西夏率衆來歸高宗召對便殿獎賚甚渥賜今名兀朮寇邊會諸將戰於柘皐大敗之顯忠生長邊陲熟悉虜情因上恢復之策忤秦檜意屏居台州久之金亮入寇詔起顯忠爲池州都統與虜戰於大人洲首挫其鋒亮擁兵犯淮西王權敗走詔顯忠代之遂同虞允文大敗亮於采石復和州又復靈壁又復宿州中原震動會副將趙宏淵忮功不協唱言惑衆士無鬬志

師遂潰於符離顯忠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而沮撓若此乃納印待罪責授團練使安置長沙徙信州後朝廷知其故復太尉歸老於會稽歲賜祿米三千石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未就而卒朝野惜之帝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諡忠襄

溫州通判曾仲常志

曾志字仲常鞏之孫也以任爲齊社郎累遷通判溫州携家須次於越建炎三年金酋琶八陷越下令在城宦僚詰旦皆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

姓爲隣人糾察捕見琶八詞氣不屈且言國家何負汝汝乃欺天叛盟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尺寸兵以殺汝安能貪生事爾狗奴邪左右皆愕眙相視琶八曰且令出左右驅悳及其家屬四十餘口於南門外同日殺之越人作大坎瘞其尸悳弟朝散郎悬時令餘杭收葬於天柱山悳死國與衛士唐琦時事相同琦有旌忠祠而悳以流寓迄無建白之者嘉靖壬寅知府張明道始剏大節祠合琦祀之於是越人始知有曾公云

翰林學士范元長冲

范冲字元長太史公祖禹之長子登紹興進士祖禹南
遷諸子皆勒停建炎四年得守衛因請祠與趙丞相鼎
同居焉高宗以神哲兩朝錄多失實召冲為宗正少卿
兼直史館先是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
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
禹坐譴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
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遂盡削蔡京蔡卞所增宣仁
太后誣謗事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張弛
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

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書成遷起居郎兼侍讀會皇
太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沖以徽猷閣待制爲資善
堂翊善而朱震副之沖震皆一時名德老成人以爲極
天下之選俄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力辭改翰林侍讀學
士用其父故事也未幾坐與趙鼎有連奪職卒始沖之
在資善堂也孝宗以建國公受業焉每出講見沖輒納
拜及登御而沖已卒其後念之不置對羣臣言每字沖
而不名

御史中丞常子正同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安民之子、登政和八年進士、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七年、以禮部侍郎召還、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囘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忤秦檜、以顯謨閣學士出守湖州、遂寓海鹽、自號虛閒居士、卒贈少師、謚忠毅、墓在荆山雙谿之間、至今人稱曰常家墳、

禮部尚書顏長道復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轉太常博士進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考正祀典凡讖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書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遷起居舍人兼侍講附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改禮部尚書建炎初扈駕南渡家於崇德之石門鎭北子孫自爲村落名之曰陋巷村未

逾年以疾除天章閣待制求拜祠卒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趙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

環衛上將軍孟載 五世孫性善附

孟載本鄒國四十八代孫高宗時扈駕南渡授環衛上將軍卒贈太尉家諸暨大夫慶五世孫性善博學有大志熟諳孫吳以英雄自命元末盜賊蠭起不欲為世所物色遂隱名劉遠於草澤間所著有雅齋集

安定郡王趙表之令衿 子子覺附

趙令衿字表之宋太祖六世孫大觀三年賜上舍出身靖

康聞抗疏論用事者輕開邊釁謫監臨江酒稅崇寧與除都官郎令矜因上章留張浚忤旨罷居三衢起知泉州未幾秦檜諷以謗訕州將希檜旨陶於靜江觀將俟趙汾獄具并殺之適檜死乃免尋復官襲安定郡王奉燕王祠歸於衢孝宗親洒宸翰以寵其行自號超然居士子子覺終嚴倅工行草能詩歌得墨法於異人有雪齋集行於世

龍圖閣學士趙叔問子晝

趙子晝字叔問太祖六世孫亦燕王後也警敏嗜學大

覲元年、宗子進士第一、宣和初、編修九域志、稱遷刑部副郎、南渡來居信安山中、車駕駐越、遷奉常少卿、時禮籍散亾、子耆旣淹貫、討論無遺者、進貳春官、承密旨、歷龍圖閣學士、守秀潤、已而奉祠家居、慕司馬德操之爲人、作崇蘭圃於城南、與程俱諸人唱酬其間、俱稱其彫而不充、通而不流、文敏以粹、篆籀草隸、皆力追古人所著有崇蘭集、

秘書監朱新仲翌

朱翌字新仲、舒州灊山人、漢桐鄉嗇夫邑之後、以太學

生賜第、初爲溧水簿、高宗南渡爲秘書監、信薦其材、俾
預修徽宗實錄、方是時范冲領史局、竪以文辭進[illegible]潤
居多、秦檜相、逐趙鼎、竪以鼎黨謫、已而釋、朝廷憫其飢
寒、計贓所十四年衣俸悉與之、遂卜居鄞、竪敦睦宗族、
其父司農卿載上死幾不能葬、竪作信天緣堂記以示
子孫、其略曰、三十餘年屛跡荒縣、私念今時始官州縣、
月俸錢爲二千、米石五斗、麥如米之數、十口之家取足
焉、已而官朝廷、祿十倍之、然口食肉僅一臠、衣常百結、
室亦蕭然、南來已老、内外食者四十人、婚姻賓客伏臘

不論論其常用一歲錢千二百緡米百八十斛炊烟屢絕家人以罄告呼使前曰天生匹夫一飯前定多囹未必得坐視未必失世豈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乎天之所賦自應不闕轉告而朋洗釜待之行有俶余者有老媪在旁大笑曰翁豈信天緣乎遂以名堂書其事於壁死自爲誌周丞相必大論其詩似杜牧之而出處亦相類號省事老人有文集四十四卷

奉議郎朱少章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既冠入太

學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南游淮甸會高宗嗣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安兩宮而士大夫無敢行者遂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即日與使者王倫同行至雲中過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并復與書言用兵講和之利害甚悉紹興二年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二人探籌決去留并請使長受書歸報已願暴骨外國遂留金金人百計迫之誓死不屈嘗遣從者間行歸報虜中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

也殺宗崩爲文哭之有曰節上之旄盡落戶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𨷖闔於帝鄉爲感泣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極言時機之不可失又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宜和御書所述北方聞見事狀帝嘉其節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秦檜惡其言敵情數沮之俾轉奏議郎未幾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不果權厝西湖之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後四十年其從孫森官浙中卜葬錢塘積善峯下

趙彥遠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漢王元佐之孫建炎間與其父由國不求避地崇德之洲錢遂以爲家流離慷慨見諸篇什其詩有曰飄泊南來幾歲寒追譚往事設心酸雲烟暮隔中原望歸折梅花忍淚看善應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母疾母畏雷每雷輒走護之官江西兵馬都監歲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嚬蹙曰此豈爲樂時耶尤豪稱爲古君子陳福公題其墓曰篤行于汝愚自有傳

工部尚書王頊夫𠍰

王俁字碩夫本宛丘人政和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建炎初扈蹕南渡遂家餘姚召拜右司員外郎克舉其職紹興初命左右條具改正崇德觀以來濫恩諸失職者爲飛語上聞免官復起爲兩浙轉運使遷戶部侍郎劉麟寇邊詔經理儲峙用度豐給秦檜專國俁家居一十八年檜死起知明州歷工部尚書尋乞身歸卒俁節行剛方爲中興名臣子逨自有傳

禮部尚書洪光弼皓　子适遵邁附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登政和五年進士弟宣和中爲秀

州司錄留綱運米拯飢人稱爲洪佛子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時議遣使金國張浚薦於朝遷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冷山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

皓使教其人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肯大雪嘶盡以馬矢燃火煨麫食之或獻取蜀黍悟室持問皓皓方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我謂海大我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使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

方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

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向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於帝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與張邵朱弁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七月見於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遂賜第錢塘錢塘之有洪氏自皓始也皓既對

退與秦檜議不合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明日御史承檜旨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檜復誣皓有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有八訃聞帝深嗟惜之復敷文閣學士贈四官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皓自建炎己酉出使留北十五年至紹興十二年始歸當時同使者十三人惟皓與張邵朱弁生還而忠義之聲聞於天下者惟皓而已惟爲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死於讒慝皓傳學殊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

氏撰有松漠記聞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适以蔭
出使恩補修職郎尋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
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
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尤多論者以為忠義之報云

和州守時傳之傲

時傲字傳之彭城人建炎間家崇德歷知和州居官廉
敏惠愛尤長於識鑒嘗擇婿得湖州張孝祥及同邑莫
元忠時元忠處約鄰以非偶傲笑曰莫子當為令人豈
久貧約者也卒妻之後孝祥元忠皆及第為時名士

侍御史黃德紹龜年 兄岳鼎子衡附

黃龜年字德紹福州之永福人葬父於鄞因家焉舉進士爲殿中侍御史與諫官劉棐論秦檜行類莽卓特詔廷末之察檜由是罷相尤咎其過至檜再相卒如龜年言龜年時寓吳興檜摭其過押回福州後居昌國之馬秦山品題泉石與兄岳年同隱焉山有石面平五丈日與僧馬耆處士張光賦詩徜徉於其上檜死復居於鄞卒年六十三初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

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隱不仕
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廣提舉

烏程令蕭東夫德藻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嘗宰烏程遂家焉所居在弁山
有千岩競秀因自號千岩老人有千岩集行於世

白石道人姜堯章夔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少從父宦漢古沔與千岩老人相
得遂移家苕霅以兄之女妻之堯章遂家武康與白石
洞天爲鄰潘轉翁號之曰白石道人夔答以詩曰南人

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腑云云其詩大有名於江湖間